

丽日抒怀

■谢祥涛

迎春风接春雨

清早起来跑步，阵阵微风拂面，吹在脸上，暖暖的，凉爽的，这是来自春天的风。春分时节，一场春雨就缠缠绵绵地淋起来，细腻、连绵、朦胧。

春风，是妈妈温暖的手，时时在轻抚我，风里带来的是土地的清香，混合着花草的芬芳，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了它。春雨，它来的时候悄无声息，让你毫无防备。它似天之瀑布，连绵不绝，晶莹剔透。

忽然一夜春风吹，田野上，树林里，水面前，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春风和煦，明媚的春光普照大地，树

枝发新芽，小草出嫩叶，鸟儿成群飞，世上万物呈现出勃勃生机，形成一幅秀丽的山水春光图。春雨来矣，云一般轻薄的身躯，似珍珠洁白高雅，从千里之外飘洒坠落，似水晶明亮通透，沿着叶茎根的生命轨迹洗净旧年岁月里积攒的尘埃废土。掩去枯黄，埋葬落红，留一片清新亮绿挂在枝头。

绿色的春风，吹走了笼罩在天空中的雾霾，吹蓝了天空，吹来了暖暖的阳光。一阵春雨，洗涮了公园荷塘里一个冬季的蒙尘，残败的藕根莲叶映衬着少了些许冰冷的春寒。这一场如

珠似宝的春雨又将孕育出一个满池的清莲碧荷。

这几天三岁的小孙子一直在背诵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春风化雨，春天正是植物萌发生长的季节，春雨下在春风里，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万物，家乡的油菜花一望无际，郁郁葱葱的麦苗随风起波。淅淅沥沥的春雨让干枯的水塘有了水，干裂的土地滋润了，此时的桃树花苞胀满，鸭子开始在水中嬉戏，悠闲自在，而流淌的小溪中不断有鱼虾在水中游荡，并不时

上蹿下跳。

青石板铺就的幽深斜巷里，蒙上一层蒙蒙细雨，轻雾氤氲似仙云笼罩，自是别有一番味道。而久违的春天终于来了，她就像一首动听的歌，唱得人们脱掉了厚厚的棉衣、棉鞋，甩掉了出门不离身的手套、围巾，纷纷走出户外，汲取着春天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芬芳。或锻炼身体，或来到公园，或来到乡间。忘情欣赏着晶莹身体里折射出的盎然生机，所以才有了诗人葛胜仲夜半难眠，写下“梦逐芭蕉雨”的无限愁思吧。如此温柔的春雨，犹如西子浣纱般掩面，含羞偷窥着纯洁干净的春季。

迎春风接春雨，花争着吐露出芬芳，草抢着挣扎出土壤，那些快乐的心情也挤着要飞出人的胸腔。还等什么呢，在这潇潇春雨中，在这清新的乐曲中，还有什么能阻止生命的脚步。明媚的春天，草长莺飞，万物复苏，花红柳绿，到处充满勃勃生机，在这杨柳和春风拂面、鸟语花香的春天里，我们要珍惜这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，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，一日之计在于寅；春若不耕，秋无所望；寅若不起，日无所办；少若不勤，老无所归。”春雨过后，人群走进了田野，风拳飞上了蓝天，鸟儿的欢唱一天比一天热烈，春天是一天比一天醉人了。让我们享受春天，拥抱春天，谋划春天，播种春天，不虚度春光……



图片来源：IC photo

春来放纸鸢

■鲁风

花，让大自然的景象更为壮观。

陆游的《观村童戏溪上》别有特色。该诗中，“竹马踉跄冲淖去，纸鸢跋扈挟风鸣”，写了两种游戏：骑竹马的孩子晃晃悠悠连人带“马”冲进了烂泥塘里，放风筝的则只能看着纸鸢横冲直撞地迎风飞鸣。两句写出了村童游戏的原汁原味，极富生活气息。“碧落秋方静，腾空力尚微。清风如可托，终共白云飞。”北宋寇准的这首诗，虽然题名《纸鸢》，但不仅文中不见“纸鸢”二字，似乎也未描绘纸鸢的形象。诗人意在借物写景，状景抒怀，通过风筝只

有凭借风力方可傍云而飞的现象，抒发人事腾达还需有所依托的感叹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人们对对风筝的喜爱凝聚成寓意吉祥的图案和绘画，给人以喜庆、祝福及祥和之意。“福寿双全”“龙凤呈祥”“百蝶闹春”“麻姑献寿”“百鸟朝凤”……绘着美丽图案的风筝美不胜收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，它们无一不表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！天津杨柳青，有年画《十美图放风筝》。山东德州，有同题民歌，唱的是阳春三月里，十姐妹结伴陪

青、游春、放风筝的快乐场景，通俗风趣，民味十足。

如今，风筝随处可以买到，但还是以自制者为佳。这是最好的亲子活动，父与子，母与女，有的绑，有的扎，有的糊，有的画，一起动手，氛围热烈。以竹条两根为骨架，扎成十字，粘五色彩纸，浓墨重彩，按自己的喜好绘出图案，或为凤凰，或为麒麟，或为蝙蝠，或为蝴蝶……各种形状，千姿百态，牵上丝线，试试身手，真的就飞起来了。孩子们欢呼跳跃，大人们喜上眉梢，其乐融融。

时光流影

■代林

怀念老诗人章叶频

在内蒙古的老一代诗人中，我认识章叶频先生。我们曾有过难忘的接触，现在想想也值得记下。

当年在回民区地方志办公室帮忙的杨菊蓉，从一个办事处退休后，也热衷于参与挖掘抢救口述史的工作。有一段时间，她随我搞过几次人类学称之的田野调查，年纪虽大但肯学习。杨菊蓉与章老的爱人熟悉。一天，杨菊蓉要去找章老的爱人，邀请我一同前往。据她说，上次去章老家曾提到过我，章老夫妻也愿意认识我这个后生。那天，我正好工休，就随杨菊蓉一起去了，时间是1987年9月，更具体到哪天，我已记不起来了。

那是一个下午的三点后，我俩敲开内蒙古饭店东侧巷内的一个向西开的院门，是章叶频先生开的门。他是从内蒙古党校副校长的位置上离休的，他住的应当是内蒙古党校的宿舍，独门独院，小院整理得干净利落。他爱人在家门口等着，把我们迎进家来。落座后，老两口儿特别热情，沏茶倒水。杨菊蓉把我又向二老郑重地介绍了一次。首次见面，二老的朴实和平易近人，让我没有丝毫拘束，章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写诗，是绥远省很有影响的文艺同人社——塞原社的重要成员，也是被誉为“绥远文坛的巨星”的文艺旬刊《塞原》的重要人物，后走上革命道路。之后我主要围绕章老的回忆录《塞北文苑萍踪》（1985年由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，《呼和浩特文史资料》第五辑）请教了几个问题。杨菊蓉与我见面，常提起章老夫妻，我也抽时间做过功课。我第一次给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（这时候的名称已去掉研究二字）投稿，陈玉伯先生送过我几本《呼和浩特文史资料》，其中就有

《塞北文苑萍踪》，我仔细阅读过。这次来拜访章老，我特意带上该书，想请章老题签。章老欣然同意，拿书到了书房。他给我在《塞北文苑萍踪》上签名题识铃印，又赠我一本《塞风集》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），这是他和武达平的二人诗集。这次见面，亲聆警欬，颇益新知。

以后，我又随杨菊蓉去过章老家两三次。再后我调到呼和浩特市政协工作，工作相对比较忙，还考虑章老年事已高不便打扰，我们偶有电话问候。1997年章老给我打过电话，核实我的工作单位地点，说他编了一本《内蒙古西部地区三十年代文学作品选》，要派人送达，请注意查收。我们在电话里相互问候，彼此祝愿。我听章老说话中气很足，还有精力选编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极为高兴，暗暗祝福老人家健康。

我喜欢这种淡淡如水人情的交往，时间隔不断友情，心里都装着对方。章老编的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学作品选》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）正式出版后，章老又让其子章新建给我送来该书。可能是精力有限，这次他在书上只盖了签名章。这部七十三万字的作品，具有填补内蒙古文学史空白的作用，其文学性、史料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它是章老以他的年近之身、体弱之躯，多次赴京在北京图书馆的旧报刊查抄回来的，其历史责任感和使命精神更值得敬佩。这是一九八六年编印稿（内部出版）的修订版。全书含第一辑评论 作家与作品，第二辑诗论 诗歌，第三辑杂文 散文，第四辑小说 戏剧，第五辑文艺动态及附录等，光诗就反映出四五十位作者的作品。章老竭尽余生，苦苦搜采，缀辑作品。可以讲，一册在手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的文学作品一览无余。

章叶频先生被称“塞原诗人”，他自己写诗，也曾主持“洪荒”（《绥远社会日报》副刊）培养起一批文学青年。章老和他的同代文学工作者，用他们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，滋养了几代文学青年，而后还会继续发挥其独有的作用。

边走边写

■安宁

房客

前来自租房的人都挺有趣。

一个刚刚工作的女孩，要一个人租房。她的男友在郊区工作，平时每晚回自己家，一个月会休假十天，过来陪她。她的父母有时也会过来一起陪住。虽然一个月只有四千多工资，但父母可以帮忙给付租金。看她温顺乖巧，我有意要租给她，隔了几日，给她微信留言，问是否还租。她先打一个问号过来，明显已经忘了我是谁；后又打语音电话，在喧哗的背景音乐中，朝我大喊：“我喝醉了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等我酒醒了再说吧。”我忍不住笑起来，知道酒醒了，或许她依然不能想起我到底是谁。

一个看上去颇温和的中年男人，说是从事生物工程方面的工作，和我所在大学的生物学院有合作。他的妻子则在本市医院工作。夫妇俩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八岁，一个才刚刚一岁。我担心一岁的孩子调皮，把刚刚粉刷的墙弄脏了，不太想租。

又有一个男人，与老婆一同看房，百般挑剔，一会说电视太旧了，应该更换新的，一会说距离孩子学校太远，问租金能否半年一付……说到最后，我感觉自己很是愧疚，陪着笑将他们送走。想，就是房子空着，我也不要租给他们。

我坐在前房主留下的二手沙发上，不知那个跟我有缘的租房的文艺青年，何时会来到我的身边。

两天后，醉酒女孩却很意外地打电话来，确定要租下我的房子，并约定晚饭后便跟我签订合同做交接。抵达老旧小区的时候，发现小区里的葡萄藤蔓，已经爬满了木架。一旁的鸽子笼空空荡荡的，大约鸽子们还未想起归来。女儿曾经玩过的小秋千，在黄昏里静静地站着，上面曾经晾晒的婴儿的衣服，早已收回了房间。黄叶榆金灿灿的，点亮了暗淡的墙角。榆叶梅的花朵早已消失不见，只有一株株老迈的树木，继续守候着这片繁华中的老旧小区。放学的孩子们骑着单车，高喊着彼此的名字，嘻笑打闹着，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滑过。月亮挂在高高的天上，宛若一块甜美温润的水果糖，在徐徐降落的夜幕中，闪烁着静寂的光。

女孩带了两个闺蜜一起过来，她们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，对租房保持着新鲜和好奇，好像租来的房子也是一个温暖的家。还没进门，女孩便将房租微信转给了我，签好合同后，她又女主人一样，欢快地带着闺蜜参观此后一年将属于她的房子。想起女孩即便没有房租，也不跟即将结婚的男友索要的独立，再看到她单纯的笑脸，忽然觉得，即便她此后不能提前半年支付房租，采取月付的方式，我也愿意租给这样对生活满怀热爱的年轻人。在我提出如果她不想看书，可以将我搜集的书收起放入书柜的时候，她立刻欢喜地说，我很喜欢看书呢！只这一句，之前对她能否如期支付房租的疑虑，完全消除。

我终于为这座房子，找到了一个文艺青年。想到这一点，离去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对女孩说：希望你在这里住得开心。走到一楼的时候，听到三个女孩的说笑声，清泉一样叮咚传来。笑声在静谧湿润的黄昏里，荡漾着，传出去很远。



在呼和浩特的大召，有一幅著名的古画——《月明楼》。

此画长3.5米，宽1.3米，画面上没有任何题字和印章，传说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作品，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“月明楼”据传是大召前街的一座豪华酒楼兼戏馆子，古画画得就是该酒楼。

画面上绘有100多个人物，这些人物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传说画面上的主要人物都有名有姓，从而为此画增加了神秘的色彩。画面的内容主要是：正中的二楼戏台上，梨园弟子正在演出，客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看戏。突然楼内发生了骚动，原来是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来此就餐，酒足饭饱后，正欲离去……店主恶霸安三泰见康熙雍容华贵，又是外乡人，顿起歹意，想要讹诈。他唆使手下人，口出狂言，强行要八两三钱银子，并声称不给钱，就要剥脱衣服，扣留马匹，而康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……正在此时，堂信刘三看不惯主人的敲诈行为，挺身而出，护住了康熙，并提出用自己一年的工钱，替客人付款……

画卷再现了清代归化城大戏馆子的面貌——楼内悬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，装饰得华丽气派，喝茶、吃饭、饮酒、看戏者，身着长袍马褂的居多，还有头戴红缨帽的官员，短衣襟小打扮者寥寥无几。画中人物刻画细腻，生动形象，康熙身着红色长袍，在底层大堂上进退两难；堂信刘三站在他的左面，正在仗义执言；安三泰攥胳膊挽袖子，凶相毕露；几个狂徒，有的赤裸背膀，正欲大打出手，有的怒目攥拳，跃跃欲试；食客们有的拦挡狂徒，平息事态，有的莫名其妙，露出惊诧的目光，有的凑在一起，谈兴正浓，尚不知晓这突发事件……100多个人物，衣着不同，神态各异，人各一面。

这幅画，反映了康熙年间的民间风俗，是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，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青睐，现按原样临摹了一幅，悬挂在大召的普明佛殿内供人们观赏。

闲情小品

■孙虎原

烧卖中的“味道”

一个地方的特色小吃，与这个地方所产食材密切相关。呼和浩特的“烧卖”，就是内蒙古草原上等羊肉与土默川优质小麦粉的完美结合，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敕勒川的碰撞。

烧卖，也有“烧麦”“烧美”“稍卖”“稍麦”“稍美”“稍卖”“稍麦”“稍美”不同写法，但读音相同或相近。我想，这个词主要是表音的。关于烧卖的由来，有这样一个传说。

很久以前的归化城，在商贸云集的繁华闹市，有兄弟二人瞅准商机，开了个包子铺，食客络绎不绝。后来哥哥娶妻，有了精明嫂嫂的参与，生意更加红火，只是所有收入都被嫂嫂装进腰包。

小叔子看出事态，便和嫂嫂商量说：“我老大小不了，也该攒钱成家，不然将后是你们的累赘……这样吧，蒸包子时，我捎带几个羊肉馅‘小不点’，卖下的钱归我。”嫂嫂想：做包子要发面兑碱，猪肉馅需炒到半熟，捏包子收口还要扭出细碎的皱折……只要小叔子不挤占这些经验和技术，就随他的便吧。

为了避免嫂嫂的闲言，小叔子抽空和一块面，擀成又小又薄的皮，把羊肉剁碎做馅，也顾不上用心捏，只把馅放在皮里裹拢后搁在笼屉的边缘空隙处蒸。没想到这样的“小不点”风味独特，很受顾客青睐。人们问这种吃食叫什么，小叔子顺口说“捎卖”——就是“捎带着卖”的意思。从此，烧卖这种美食就在归化城流传开来。

好的烧卖，关键在馅和皮。

馅要选上好的草原嫩绵羊肉，剔除肥厚的脂肪和筋头巴脑，切成麻粒大小的碎块。再把生姜和葱白切碎拌入，哪一样放多少都是经过反复实践摸索出来的，多吃吃起来辣口，过少勾不起味道。最后倒适量的正宗胡麻油和精盐搅拌均匀。

皮要选最好的白面，和好不发酵，饧到后再揉。制作时先擀后搗，即将团好的面剂子用手掌按扁，擀成初形后中间撒上粉面，七八个擀起来，用中间粗两端细的特制“木槌”沿着边缘搗成薄薄的荷叶形状。最后一个个揭开抖去多余的粉面。

包烧卖不收口，只把花边向上拢成一撮，仿佛“石榴裂嘴”。上笼大火蒸15分钟，揭开木制小笼屉，静卧于热气中的一个个烧卖，皮薄似绢帛，晶莹透明，肉香裹着葱姜香味扑鼻。轻轻用筷子夹起，在肉馅重力的作用下，微微下坠。

趁着热气，蘸上清水河传统工艺酿制的米醋，喜辣的食客还要在醋里舀一小勺油呛的托县辣椒糊。轻轻咬在嘴里，肥而不腻，香满唇齿。吃不上几口，便得呷一口浓酽的砖茶水缓释一下。那份闲情逸趣，正是“一壶一两一叙，有聊有品有味”的美妙境界。

现在的首府，无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，烧卖馆随处可见。但休闲人士或招待客人吃烧卖，还是不约而同往旧城跑，因为这里有很多老字号烧卖店。从五塔寺后街东口至兴盛街西口弯弯曲曲二里多长的街道两侧，多是青砖廊檐式的仿古建筑，大红灯笼映衬下的招牌烧卖店有20多家：德顺园、老绥远、清晨源、通顺成、同厚轩、独一居……尽管一家挨着一家，常常一席难求。

声明: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,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,本报将支付稿酬。联系电话:6564069

编辑：高翠清 荣英 张文静 美编：晓行

